

222  
共10册



圖書正庫

莊子翼敘

老子在晚周著書上下篇明道真之意而  
關尹子楊朱列御寇亢倉楚莊周皆其徒  
也諸子唯楊朱無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  
疑後人取莊子之文足成之者故太史公  
作列傳不及列子亢倉子唐王士源所著  
關尹子書甚高顧嬰兒蕊女呪誦土偶之  
類聃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爲

非其真也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疑其僞者乃內篇斷斷乎非蒙莊不能作也然則老氏門人之書傳於世者獨莊子耳余既輯老子翼若干卷復取莊子義疏讀之采其合者爲此編亦名之曰莊子翼夫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又與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老莊也世之學者願諧

諧然沸不少置豈曰孔孟之言詳於有而非不言無也無卽寓於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彼老莊生其時見夫爲孔孟之學者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有於焉取其所略者而詳之以度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若夫仁義禮樂

云二者孔孟既丁寧之矣吾復贅而言之  
則何爲乎此蓋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爲  
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此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爲有無  
轉上下爲微妙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  
害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  
病老莊乎孔孟老莊閔學者之離其性也  
而爲之書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嘒二然

異同之辨非余之所知也

皆

萬曆戊子人日集竑弱侯書

莊子翼叙

余嘗博遊鄢郢吳越諸名勝遇方外  
士輒譚黃老之事且性嗜讀莊子莊  
子數萬言無非明老氏之虛無道德  
之自然也然初讀之猶塊然無得久  
之乃深味其旨弘博縱恣竒詭變化  
而玄通微妙語若不經而深有得于

莊子集 卷一  
道者吾憶蒙莊曾次則誠陋群品而  
遊獨化外死生無終始所謂與天地  
並神明往豈虛語哉故至今讀其書  
輒形神飛動襟度灑然而有忘形塵  
垢之外者是以魏晉間諸名流雅尚  
清言恣情曠達咸自此出而仙家者  
流語道業必宗之即古今以儒術鳴

者徃又探其旨趣未嘗以為異也豈  
非有資于世教者哉故子輿氏力排  
異端為事當時未嘗一言非之夫子  
輿之右漆園猶大成之尊柱下其不  
與吾道異也奚疑嗟夫後之解莊子  
者無慮數十家率曼衍支離多不得  
其要本茲又寓言之寓言哉余每撫

卷惜之乃今焦弱侯徧取往疏誦述  
錄其與莊合者為莊子翼庶幾後之  
讀者其有所折衷乎余故並刻而為  
之叙

萬曆戊子清明日王元貞孟起父書



莊子翼目錄

采撫書目

讀莊子 七則

內篇 七篇

外篇 十五篇

雜篇 十一篇

莊子闕誤 一案

史記莊子列傳

阮嗣宗莊論

王介甫莊子論 二首

蘇子瞻莊子祠堂記

潘舍人贈別

王元澤雜說 二十九則

李元卓莊子九論

莊子翼采撫書目

郭子玄註

呂吉甫註

林疑獨註

陳詳道註

陳碧虛註

景元字太初建昌人熙寧間著道德南華二鮮

王元澤註

雋宋龍圖直學士左諫議大夫註內篇

劉槩註

註外雜篇繼雋後

吳儔註

崇觀間人

趙以夫註

虛齋註內篇

林希逸口義

翰林學士景定辛酉著

李士表論

元卓著莊列十論

王旦莊子發題

范無隱講語

應元字善甫蜀順慶人

褚氏管見

伯秀古杭道士輯南華義海纂微以已意附之名曰管見

南華新傳

義海引王雱註內篇劉駘註外篇矣道藏更有雱新傳十四卷豈其先後所著不同故並列之與茲采其合者著於編仍以新傳別之

莊子循本

廬陵羅勉道著

劉須溪點校莊子

辰翁

荆川釋略

明唐中丞順之著門人徐常吉士彰刻之以傳士彰解附

南華副墨

廣陵陸西星長庚著

莊子通義

毘陵朱得之著

張學士補註

四維蒲州人

莊義要刪

郡守方揚思善學使方沆子及刪褚氏義海成之附以已意以上二十二家係全書編削類次

支道林註

肇論

向秀註

崔譔註

李願註

莊子書目  
張湛註

晉光祿勳註列子

梁簡文帝講疏

張機講疏

司馬彪註

梁曠論

成玄英疏

蘇子瞻廣成解

容齋隨筆

洪邁著

江適註

宋杭州上舍生註列子

丹鉛錄

楊慎著

焦氏筆乘

余竑舊所劄記間及莊子者悉附入以就正四方有道之士以上十六家係集解中所引並他書采入

郭象音三卷

李軌音一卷

徐邈音三卷

賈善翊直音一卷

司馬彪音一卷

周弘正文句義一卷

陸德明文句義二十卷

碧虛子章句七卷

莊子餘事一卷

莊子闕誤一卷

吳幼清訂正本一卷

以上十一家竝章句音義

讀莊子

七則見筆乘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弃之疑于不類夫瓦礫糠粃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爲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弃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爲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真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必絕而弃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

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覩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爲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爲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爲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

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爲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爲無爲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論蓋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于文而莫造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也其糟臆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爲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

爲方不必盡出于師也則爲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爲方者歟釋氏之論誦恩者必訶佛詈祖之人夫以訶佛詈祖爲誦恩則皈依讚嘆者爲倍德矣又孰知夫訶與詈者爲皈依讚嘆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嘗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瑩卽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

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置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已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氏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規以時月覈之不幾于癡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已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

子瞻辯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覆觀之得

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寇二篇合而讀之真可渙然冰釋也今案列子第二篇首載御寇饋漿事而卽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

有寤邪大氏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竒說如闕奕意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秩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衆家竝同參以此說子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闕奕游鳧諸篇今不存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遙遊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刑者不自爲假文履夫齊物無物不然

無物不可下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于不可  
而可于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  
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遂此言神之無能名  
者也成然寐遽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笑獻  
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作造敵不及  
笑獻笑不及整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淪  
雄漂淪不及簞筮簞筮乃入于溲天一在宥焉知曾  
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  
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轂也其不同者往  
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修豈此類耶抑他

好事者妄爲點竄如此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未  
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  
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罽繳  
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  
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劔戟不能難也故漣  
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  
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亾又曰我之所以爲  
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  
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

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  
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亾亾于不亾又曰夫  
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  
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  
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宄之路  
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  
遂伎彫琢文彩竒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  
滋起俊出愈竒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斲肌膚斷四支  
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  
盜賊愈多又曰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

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鑿喉中  
有疾不可剝也蜚螿著面不可射也蟣蝨著身不可  
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  
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  
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  
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  
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  
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  
有識欺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亾虜窮谿之獸不避  
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

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為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為偽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為二十六篇大氏語意精麤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誠偽識者哉

莊子翼卷之一

北海焦 竝弱侯編訂  
建業王元貞孟起校閱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郭註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筆乘逍遙古作消搖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冥海也。稽康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而雲也。齊諧司馬及崔竝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名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飈。野馬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塵埃氣翳鬱似塵埃揚也。

**郭註**

鵬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也。鯤之化，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者，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

里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也。野馬者遊氣也。野馬塵埃皆鵬之所憑以飛者。夫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也。

**呂註**

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為。克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視天見其蒼蒼，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邪？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為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哉？為高哉。

**口義**

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一粒耳。鯤鵬亦寓言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自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齊諧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

舉必半年乃歇也野馬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  
 頭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  
 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  
 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問不知相去幾千萬  
 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  
 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

**管見** 當化者不得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  
 之義為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  
 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  
 而為此哉蓋園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  
 意道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呿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  
 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復則六  
 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遙之鄉日趨有為之域以至事  
 物膠葛患累糾纏蕭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  
 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  
 欲免於二氣所役者請于冥魚未形以前求之

**副墨** 息也人以呼吸為息造物以四時為息去以六  
 息也人以六月為息造物以六月為半年以

月息者六月大風方發鵬因之徙而南也生物即造  
 物但換得字新生物以息相吹即老子天地之間其  
 猶橐籥乎意諸注以六月為半年以  
 息為止息只為不曾理會下文耳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  
 於交 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  
 遇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條 與鷲鳩笑之曰我決起

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  
 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  
 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

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

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

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

之不亦悲乎。崔云堂道謂之物支遁云謂有坳埳形也膠著地也蠅司馬云蠅鷲鳩小鳩也

决疾貌搶突也榆枋皆木名控投也莽蒼近郊之色

也果飽貌朝菌大芝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揚用修

云朝菌古本作雞菌今滇中名菌曰雞蠃是也蟪蛄

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彭祖姓錢名鏗堯封於

彭城至商年七百歲

郭註 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

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于忘生之主而

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

翼不能無窮决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夫所以乃今將

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閣不通故

耳三食三旬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

積氣彌厚也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

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也

自然耳此逍遙之大意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

比之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

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

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

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

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

者未之有也自此已下至於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

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然後統以無待之人

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

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

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

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

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

乎不歿不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

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行也

新傳

天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知

循本

後鳴者為蟬形青者為蛸螻音貂料或蜣螂或

水蟲或蟻蟻所化鷺山鵲也以鳩形類之故名鷺鳩

郭璞註月令云鳴鳩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

今江東呼為鷓鴣音骨舟月令仲春鷓鴣化為鳩王制

仲秋鳩化為鷹左傳爽鳩氏杜註鷹也以二物相化

故鳩可名鷹二蟲能化而小故以與鷓鴣相形菌地

草也大曰中道小曰菌菌生以朝計故曰朝菌蟪蛄

亦蟬類通志畧云寒蟬正名蟪蛄九十月其鳴悽急

小山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是也莊子所

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紫青色者耳冥

即南冥靈龜也朝菌與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

之靈龜也朝菌與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

對說則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

老史記龜千歲尺二寸二箇五百總千歲之數也八

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者折椿字為二箇八百乘之

以十則二箇八千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出此殆亦

亥字二首六身之類但讀者未之悟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

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

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

鴟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小大之辨也故夫知去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

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

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定乎内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  
數數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

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

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鳥乎待哉故曰至人  
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棘湯時賢人按列子作殷

髮無毛地也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然斥小澤也猶  
然笑貌一云猶以為笑也數數猶汲汲也列子鄭人  
名禦

郭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  
以所問為是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  
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  
也今言小大之辨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跋慕之所及

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其自視亦若  
此者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宋榮子猶然笑之者

未能齊故有笑也舉世毀譽之而不加勸沮者審自  
得也定乎内外之分者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

者榮已而辱人斯已矣者亦不能復過此也於世未  
數數者足於身故問於世也猶未樹者言唯能自是

耳未能無所不可也冷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反  
言有待者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然其行

亦自然耳非數數然求之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  
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

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故大鵬之  
能高斥鷃之能下大椿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

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  
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

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  
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

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致理至則况有待者之巨細乎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支道林**

夫道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鷖鷖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于體外鷖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于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則遙然不我得也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道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道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是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蒸嘗于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道遙乎

**須溪**

信試更質之其人者也宋榮子則是矣然未得為道遙也雖列子御風至矣猶未得為道遙也直至都無所待而後謂之遊是前之語培風者亦未得為道遙也鵬者遊之始也萬里出門初見天色及其至此鵬又不足言矣未樹者猶有所倚也猶未離乎是

非者也冷然者在人世是非之外矣以形御氣則猶未離乎氣也乘天地之正者立乎萬物之初一氣之上無陰無陽無風雨無晦明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惟我獨立矣而非以有形託於彼也至人無已已正無矣何功與名之有

**新傳**

鵬鷖之圖南斥鷃之騰躍小大不同故曰此小大之辨也夫鵬鷖斥鷃各有其體所以不道遙耳然道遙者豈復離乎本體哉但各冥其極均為道遙累乎其體均為困苦故道遙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耳

**筆乘**

至人知道內冥諸心而泯絕無寄故曰無已神人盡道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忘道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

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

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

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

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

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戶，祝不越樽俎

而代之矣。許由，潁川陽城人，字武仲，隱於箕山，燭炬

火也。鷦鷯，小鳥也。偃鼠，鼯鼠也。說文：鼯鼠

郭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

代之，而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

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

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老莊之談，所以

見奔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也。夫

白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

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

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

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高，實

若之德也。若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尚，

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

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鷦鷯，一木，偃

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

休，二句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

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遇此乃天下之

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

呂註

自堯言之，由雖無為而未嘗不可以有為，故請

出於無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夫以無事取天

下而天下治，此無為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

則是取天下而為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為之

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許之所以道也

王言論

天出於無為人出於有為無為者以有為為累有為者以無為為宗方其有為也堯為天子富不為不足以由陰天之所為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為燭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敢尸出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為而無為者也治於由則無為而有為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

管見

堯以燭灌比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為心哉由以鷦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僥倖富貴者哉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蓋聖人不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為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卷舒時之當否耳夫使由幡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脩然得謝則可以韶光太古之上

乃曰名者實之賓也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觸蠻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一瓢猶以為累也終以尸祝不越俎而代庖言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見其逍遙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

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天有徑庭不近人

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

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

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

時女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礪薄萬物以為一世

斲祈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

大浸稽啓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

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

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

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

水之陽宵杳然喪其天下焉接輿楚人姓陸名通

乘云時是也女即汝字謂智有聾盲即汝之狂而不

信者是也郭注謂如處女之為人所求甚謬弊弊經

營貌稽至也資貨也章甫股冠四子

司馬李並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

**郭註**此皆寄言耳神人即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

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

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樵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

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樵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

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奇之此山將明世無由識

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

者不以外傷內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者明神人非

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也夫體神居靈而窮

理極妙者雖靜默間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

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

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

得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灰是以云其神疑也其

神疑則不疑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以見而斷之豈嘗

信此哉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智之

聾盲也是其言猶時女者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

為物所求但智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夫聖人之心

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

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

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

而陶鑄天下以成堯舜之治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

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物莫之傷者

言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

也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况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也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秕糠耳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也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盲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

**范無隱**

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即身中之至靈者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其至靈者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管見**

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汙也綽約若處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或者為名相所移求於山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又塵垢秕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之為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秕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邪

**循本**

大有徑庭徑門前路也庭堂外地也徑與庭相距本不遠今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如逕庭之大遠不比尋常逕庭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

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訾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  
 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  
 均手之藥者。世世以泝屏泝僻統曠為事。客聞之。請  
 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  
 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稅。吳王  
 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  
 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  
 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  
 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

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

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

子獨不見狸狌生星乎。卑身而伏。以候敖邀者。東西

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闕。死於網罟。今夫犛離牛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

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

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惠子姓惠。名施。為梁相。實五石。司馬云。實中容。

五石瓠。落猶廓落也。呶然。虛大貌。絮。細者。謂之統。樽。如酒器。縛之。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思也。候。敖。謂伺。邀。翔之物。而食之。無何。廣莫。謂寂絕無用之地也。

**郭註** 其藥能令手不拘坻故常漂絮於水中蓬非直達者也蓋言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以

**呂註** 道之為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體則世世并泮統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吾

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大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物以有用為用用之小以無用為用用之大狸狂跳梁歿於網罟不能無為而以知巧殺身之譬也藜牛至大不能執鼠道遙無為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深根固蒂則其為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反求吾心之為物莫知其得真其莫知之虛靜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彌廣六虛靜之而萬物莫撓道遙其側寢卧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

**陳詳道** 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在不善用耳不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大

大弱七國之術一也晁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之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此哉瓠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浮真之于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自舉割以為瓢則毀圓之體而瓠落無所容若慮以為樽浮之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往而不宜矣凡物小者為用易大者為用難而人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于其難而處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逢心之累者孰與于此狸狌小而有用不免于禍藜牛大而無用物莫之害是有用之地用不如無用之用也大樗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免斧斤之患與轉徙于利害之塗而培擊于世俗者豈可同日語哉

**循本** 此篇以逍遙遊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第一

高下第二段言天化大小不同故其為逍遙遊有優劣第三段言人之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則亦可以逍遙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則亦斥鷃于鵬哉而人則無智愚賢不肖皆可以階大道然亦有自視若蜩鳩斥鷃者焉故于篇終曉之曰人雖如喁然難舉之瓠擁腫卷曲之樗苟能因其質

用之隨事而化豈失其為逍遙哉

筆乘

性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曰則所用之異也蓋人

拘繫矣孔子所言性相近習相遠即此意也無何有

管見總論

之鄉廣莫之野是用而無用正其歸着處就用為結

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

懷冰炭交作舍彼役此無休歇期僅非燭理洞明道

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道之要

先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為得力易云樂天知

命頽氏筆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

而聲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已之天出處動

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遊矣北溟之鯨化而為

鵬搏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陋趨向細

微罔知性海之淵澄併與命珠而淪失遂舉此大物

生於大處以明已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

陰入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

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已天之當重將見培

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  
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為逍遙極至所謂至神聖  
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童所  
以證成前義啓庶遜之風警醒後人絕務外之慕禪  
益治道為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人之秘以  
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  
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  
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  
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  
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鯤鵬  
蜩鳩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舉大瓠以  
虛中自全大搏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學道  
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於命學道  
非逍遙哉

齊物論第二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

均也荆川通篇論本無

南郭子綦

其隱

去聲

几而坐仰天而嗑嗒

榻

焉似喪

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姬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隘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琴似口，似耳，似枅楷，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天，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愚，冷，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

琴

流乎山林之畏

佳崔去聲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

似口似耳似枅

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謫

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譟

者突者咬者前者

唱于而隨者唱喁

愚冷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

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

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

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

誰邪？隱憑也，噓息也，啞焉解體貌，偶匹也。一云身也，身與神爲耦，大塊天也，畏崔山阜貌，枅，構榼也。

突，深也，咬，哀切聲。

郭註

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爲歡，而啞然解體，若

自然，而念是非者，其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

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

於無心自得，吾所不能二也，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

忘矣，天下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

也。籟，簫也，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

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况

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

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  
 為名參寥長風之聲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鼻口以  
 下畧舉衆竅之所似激謫以下畧舉衆竅之殊聲于  
 喁云者言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  
 其所受而各當其分也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  
 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于各得則同也調調刁  
 刁動搖貌言物聲既異形之動搖亦又不同動雖不  
 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吹萬不  
 同而使其自然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物哉  
 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物哉  
 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  
 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則  
 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耳自己而然則謂之天  
 然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  
 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  
 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  
 此天道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言物各自自得誰主怒  
 之使然蓋重明天籟也

**呂註**

我則如灰槁木不足異也子游不知我之所

自起為形心所役而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  
 也然于嗒然之間知今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觀之亦  
 察矣蓋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苟  
 知我之所自起則存與喪未始不在我也比竹之為  
 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虚無有也我之所以為我者亦  
 然萬竅怒號何異有我而後其心形之時邪衆竅為  
 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灰之時邪日而獨不聞獨  
 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之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  
 聞見則天籟可知矣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

**疑獨**

風出空虚尋求無迹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

比於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為風所鳴萬形為化所役  
 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後則萬物息若夫無聲  
 無竅者非風所能入

**新傳**

耦匹也物莫不有匹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

非昔之隱几者梵志所謂吾猶昔人非昔人者是也  
 天籟地籟人籟衆竅所以不同也衆竅不同而同受

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氣以成體竅為風之所  
鳴而物為化之所役所遇雖殊同歸一致此物我不  
得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竅而化不能後無物能脫  
形骸之累而冥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  
化不能神妙而造矣

**循本**

能齊物論風之形似從筆端寫出非化工之手不  
能鼻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柝則相累積有空缺

曰注水而中空曰則中宏三者似地之形此言其形  
也以下言其聲激如水激聲謫如箭去聲謔如號哭  
聲矣室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如鳥咬咬聲唱于于  
等通韓非曰等為五聲之長故曰唱于喁者眾竅如  
魚口之噍喁也冷風清冷之風飄風飄忽之風調調  
才刁樹尾風調調然和而刁刁然微也今俗呼風小  
為調調地而采茶者以嫩條為刁刁然微也今俗呼風小  
須溪是相競無對頭了莊子欲形容物論之無情却  
從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曰風知風之所從起與其  
所從受則不齊者齊矣許大天地是塊許大風是噫

此達者之言畏從山曰嶺佳從山曰崔山林之假  
角尖處風所不到也濟如亂涉之謂厲風又大於飄  
風所過則眾竅並作如噓虛噓通若謂濟為止則厲  
風何所屬邪說了許多竅穴更著調調刁刁則林梢  
之披靡皆無遺矣世間無日無是是非非小底風大  
是底底風然終必寂然而止所謂齊也識其所從生  
則不待止而齊矣怒者其誰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副墨**

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  
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舉三籟言之而歸極

于天籟籟籟管也其聲有高下正暗喻物論之不齊  
者此人之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眾竅天籟則  
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朕者也木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  
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柝者有孔圓深  
而似圈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注者有廣而似  
汚者數句描画竅穴如見又言竅穴之聲激者戛而  
聲止謫者去而聲疾叱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細  
叫者高而聲揚謔者下而聲濁矣者深而聲留咬者  
吠而聲續于輕唱也喁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

冷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已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言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己已出者。皆取諸已。而不由于天。則众竅中之怒而號者。誰邪。分明是有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得其朕。是以謂之天籟。

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覓交。其覺教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鬪。縵者窄教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壓也。如緘以言其老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聶媿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亾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奈涅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處。奚益其形。

莊子集 卷之一

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別開廣博貌間有

詹小福貌縵寬心也密深心也喘喘小心也

縵縵齊死生貌熱不動貌朕兆也賅備也

**郭註** 開開間知不同也炎炎詹詹言語之異也

喘縵縵恐悸之異也司是非守勝動止之異也日消

衰殺也愈逾也近死利患輕禍也厭緘厭沒于欲老洫

也喜怒以下性情之異也樂出虛蒸成菌事變之異

也自此以上畧舉天籟之無方以下明無方之自然

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新也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

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我自然耳所由以生言其自

生也彼自然也哉不知所為使者凡物云云皆自爾

之自然豈遠之哉不知而理自至矣萬物萬情趣舍

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

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行者信已可行情

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賅

存說之則有所私有私則不能賅而存志過其分上  
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  
於言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  
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  
者抱愚以至此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  
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未嘗以此  
為悲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  
役勞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此又哀之大而人未  
嘗以為哀則凡所  
哀者不足哀也

**呂註** 間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寐覺接構有縵

若機括名節臨于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

趣之向背不同也殺如秋冬至莫使復陽則欲之淺

深不同也喜怒哀樂至姚佚啓態則其情狀發見之

也夫器之成菌日夜相代莫知所萌乃天籟無為之為

怒號于喁之異聲乎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求其所萌

而不可得，不乃似風濟竅虛調調刁刁而不知所歸。乎由此觀之，則我之為我者安在？形安有不如槁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真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得。且暮得此，所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為，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於形骸之內，求其所為，使者不可得，則有真君存焉，可知矣。人莫不有真君，不為求得其情而加益，不得其情而加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得，近非有心之所得，遠故也。

**新傳**

形而使之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孰若無形而使之化，不能後乎？非神不能與於此。

**須溪**

言其弱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三之字皆虛字。乍滿乍涸也，但言涸則無先來易滿意尋常說喜怒哀樂，他又從哀怒狀出，慮嘆變熱熱熱中，也從喜樂狀出，姚佚落態，精神發越也。喜樂如樂之應於空中，無限暢達，其鬱然者如陰氣之結為菌蕈爾，皆自

然也

**循本**

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落態，此以七情又翻。十二般熱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姚冶也，佚放佚也，落開落聰明也，態度也。荀子云：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句法與此同。

**管見**

慮則預度，未來莫則吝嗟，既往變則輕躁，而有則縱樂而忘返，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狗物，忘已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疑冰，是以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

**副墨**

此下摹寫人心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旨。大知町畦，分人我則但小人之知耳。炎炎精光上燭也，磨整齊前後也，縵者縵緩無斷，柔人也。害者潛機不露，險人也。密者錙銖必較，細人也。端端心事不寧，縵縵散緩自失，餒人也。司是非者主訟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綮，發若機括，刁人也。守勝者固執已見，如留誑盟誓，不敢動拘人也。小知之心，關如此。天真日

消消之又消以至心灰而不覺故曰其殺如秋冬以  
言其日消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弱之所為  
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弱與其殺相對此等機心愈老  
愈深故曰老漁厭如大學厭然之厭絨即閉藏也夫  
人心不灰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灰之心可  
使復陽乎言必不能也此已備言小知之心事以下  
又以十二字模寫其接物之情狀然其人雖如此實  
不自由如樂之出虛乍作乍止如蒸之成菌倏生倏  
死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即所謂吹萬不同  
怒者其誰也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已  
字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下文非彼無我又把此字  
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自成非我去取他  
則彼亦不能以自見如風離於竅終不成響如此論  
造化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何故曰不知其所為  
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作一句讀必欲求得其  
朕除是真宰有形今真宰使人入便行之說以與人  
人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朕可  
得也然真宰雖有情而無形須於有形上體認故舉  
百骸九竅六藏言之其有私焉其有真君存焉二焉  
字與三乎字皆問詞反覆微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

求得其情即有情無形之情無益損乎其真即真君  
真宰之真此真於人本無益損但迷之則凡悟之則  
耳聖

人之生也固若是也。若其我獨也。而人亦有不也者  
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  
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  
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  
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  
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  
以為異於鷇。却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  
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

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  
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  
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  
說也。雖然，方生方歿，方歿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  
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  
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  
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  
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即芒芒昧也。一云  
即芒芒也。與芒芒

然歸同知代言不耳他人代我知者為師也一  
云代謝也吹即籟也穀鳥子欲出者也樞要也

**郭註**

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皆不  
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于生不由知

未有不問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心之足以制一身  
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  
人各自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  
也而舍其所謂長者也今日適越昔何由至未成乎心  
是非何由生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  
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也此以無有為有也  
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  
言者各有說故異於吹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  
之所是而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  
情偏耳以為有言邪然未足有所定以為無言邪則  
據此已有言言與言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  
定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  
知所定也夫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  
名紛然而起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  
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適當見於小成而滅於

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欲明，無是無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矣。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夫死生之變，猶春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也。我亦為彼，彼亦是我，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為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樞要也。此居

其樞要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呂註

道無不在，則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真偽物

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莫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存則何往而不存？以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是非矣。欲是其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復命，知常之謂今。儒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為是非之正。若釋智回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是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非是矣。無定體而世以為有彼是，猶方生者以生為生，而方死者以死為生。是以無有為有也。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生自何來？其方死也，死自何去？知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所以為方死，方死乃所以為方生。可不可也，亦然。此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

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更相為用而已。

**循本**

言非吹也。言人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言出于人，未能無心，故言特未定，不可為

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邪？未嘗有言邪？鷓鴣鳥初出卵者，人聞禽言如鷓鴣則報喜，鴉則報凶，鷓鴣鳴知雨，布穀催耕，可聽之為準。鷓音未定，則不可為準矣。人言之未定，猶是也。

**須溪**

言非吹也。言非如風之無情也。其必有謂矣。而此始然。自達者觀之，此其在天地

間，何異鷓音之在耳而足存乎？

**荆川**

吹出於自然，言者則有意矣。故曰：言非吹也。明者大智慧也。明照則通乎彼我，無是非矣。物則

有彼有，此故曰：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因也。因有彼則蔽而無見，因智慧則能知之。彼是作彼，此二字看自明。彼是涉於有矣，而未嘗有也。照之以天照，即明與知字。天者無是無非之謂，明乎無是無非而後是非可知。浪也。

**管見**

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

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為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心離火也。火不能自形，必有所麗。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為善，猶不若無心無為。况麗物而為惡乎？關尹子云：來于我者如石火，頂以性對之。物浮然，此遺物離人，攝情歸性之要也。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于道，以為成心者也。

**筆乘**

彼不自生，因此則有彼此。不自生，因彼則有此。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此皆從無生有所謂

方生之說也。雖然，生即與死對死，即與生對方。可即有不可，即有可。一是一非，相為匹偶。此人也。非天也。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而獨與造物者遊。豈世之意見橫生者倫哉？雖聖人於是非亦不廢者，乃世之所是，因而是一字。老莊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而已。因之一字，老莊之要旨。故

下文累言以應之知此則此即彼彼即此彼之是非  
即此之是非果且有分別乎果且無分別乎彼此匹  
偶之相求之了不可得而道樞在此矣凡物奇園而  
偶方環則終始無端中虛無物得道樞者似之故曰  
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蓋行乎是非無窮之塗而其無  
是無非者自若非照之以天者不能所謂莫若以明  
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  
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  
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  
舉莛庭與楹厲與西施恢詭愧決怪道通為一其

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  
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  
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  
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  
三何謂朝三日狙公賦芋序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  
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  
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是之謂兩行莛梁也楹柱也厲惡也一云癩病也恢

大桅戾憍乖怪異也狙公養後狙者也  
芋橡子也朝三暮四

朝三升暮四升也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  
指則彼指於我指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

三五

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無是同于自是則天下無非何者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于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無是非也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楹縱厲醜而西施好醜恢恍憍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無滯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于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幾盡也至理盡于自得也達者因而而不作故曰因是然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道即一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

神明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兩行者任天下之是非也

**呂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食小大之辨不出于同體曷足為非指乎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

色駑良之辨不離於同類曷足為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定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並生而同體也萬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為一而為類也則物之不可其孰自哉道行之而成非無為而成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而然也其所然所可乃不然不可之所自起而求其為之者卒不可得則知其本無有矣此物之所以齊也胡為趨舍於其間哉小大美惡固常相反今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其成也乃所以毀而萬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故我則不用寄萬物之自用寄物則通通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為之乃所以為一也

王... 卷之一

趙註

知指之外別有馳驅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

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

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

然不然縱橫美惡恢恠怪是非成毀復通為一則

無是無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所

以爲通通則得得則近於道矣至是不特非者息是

徒欲以息是非皆息而猶不知其然而何

士彰

公孫龍子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莊

子蓋據此立論解者至以馬為博塞之籌何其

也

筆乘

天地之大不異一指萬物之多不異一馬况人

非盡我而其天全矣然聖人無是非而亦未嘗廢是

非所謂因也人所可因而可之入所不可因而不可

之道可行因而成之物有謂因而然之是我無然然

於物之所然耳我無不然不然於物之所不然耳若

此者以物自有所然自有可蓋無物不如此者又

何必加是非於其間哉莛與楹反厲與西施反分與

成反成與毀反極之恢恠怪皆通而一之非洞然

曉徹冥乎至理者不能此莊生之所謂達也不用不

自用也寓諸庸因乎人也庸即人之所常用故曰庸

也者用也凡物不用則滯用則通故曰用也者通也

迨至於通則得矣故曰通也者得也至於得則幾矣

而總之只是因之一字盡之也又恐不明因之為義

但觀狙公賦芋不自增減而因眾狙之喜怒為增減

非因而何是以聖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

休乎無是非之天鈞不以跡之有是非

而礙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之兩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

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

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昭文古善琴者。枝柱也。策杖也。舉杖也。擊節。梧琴也。載之末年。書之于今也。綸。琴瑟弦也。滑。亂也。

郭註

知夫未始有物者。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有封者。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也。未始有是非者。雖未都忘。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彰而道虧。無是非。乃全也。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而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暝然。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惟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眾人。欲使眾人同我之所好。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維彼。不捨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夫聖人

知夫未始有物者。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有封者。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也。未始有是非者。雖未都忘。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彰而道虧。無是非。乃全也。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而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暝然。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惟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眾人。欲使眾人同我之所好。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維彼。不捨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夫聖人

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恠憭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眾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倨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歷然自明。

**呂註**

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為有物，而未有封域，未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其次以為有物，而未有未盡善于道，猶未虧也。至于是非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技，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奈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成哉。

**趙註**

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不知其旨。三子各造于妙，而不鼓之鼓，不聽之聽。

聽不辯之辯，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惠子者，我之所明，異于彼，彼于不足明而明之。雖肆堅白同異之辯，終于昏昧不明。若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玄，終于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疑。

**口義**

此一段固是自然之說，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有物而起，念未起，因物我而見胸欠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若能如此，體認皆是切身。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

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  
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  
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  
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竝生  
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  
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  
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郭註

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  
之類則我以無為是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

豪毛至秋而湏  
細以喻小也

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  
曰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  
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之又遣之以  
至於無遺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請嘗言  
之者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也有始言必  
有終也未有始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  
未始有始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  
也猶有則美惡是非具也而無則未始有無之孰有  
惡猶未離懷也未始有無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  
也猶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能而有無未始有無之孰  
孰無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  
地萬物彼我非知也然確斯也我已有謂者謂無是  
非即復有謂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也若  
纖芥於胃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也若  
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  
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  
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  
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為小  
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小無大  
無壽無天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

莊子

齊物

三下

覺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故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  
同得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  
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  
之為一即是有言矣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  
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  
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枝流凡物殊  
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  
自一也因是者各止

**呂註** 物夫所以不能遺彼我忘是非以至於未始有  
理必於其始觀之故口有始也者始本無自也此始  
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遺其自也遺  
之而所遺者不去亦不免為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遺其所遺也既無所自又  
無所遺則我之心所起然得之知今之所有者舉  
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亡在我我欲無之不起而  
已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  
則其悟在俛仰之間昭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未

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  
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  
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  
心之所自起則毫末太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  
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體哉有我則有  
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  
為一也

**筆乘** 無適焉因是已言自無適有者識風鼓浪展轉  
不窮為是為非竟無了歇無適者自有適無者  
也適無則無是非而因人之是非以為是非故曰因  
是已此句篇中凡數見而解者俱失之以不知是已  
為語詞而連因  
字讀之故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  
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  
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  
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嗾謙大勇不伎道昭而  
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  
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  
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  
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  
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

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

乎日者乎

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忤害也一云健也

胥敖三也

郭註

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是非無定主也爲是而有珍者道無封故萬物

得恣其分域也左右者各異便也倫義者物物有理

日爭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

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

嘗以感聖人也故未嘗論之若論則引物使學其所

不能矣故不論其外而八珍同于自得也論而不議

陳其性而安之也議而不辯者順其成迹擬乎至常

之物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分不分辯不辯者物

自別也懷之者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也辯有不

愛而自存也不嗾者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兼盈不伎者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也道昭而不道者以此明彼彼此俱失也言辯而不及者不能及其自分也仁常不成者物無常愛常愛則不周也廉清不信者激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勇伎不成者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猶以圓學方以魚美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猶以圓學方以魚美鳥耳此愈近彼愈遠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浩然都任之也不滿不竭者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不知所由來者至理之來自然無迹也葆光者任其自明故其光不蔽也欲伐三國而不釋然者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于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夫重明登人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夫日月雖無私于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類而伐使從已於至道多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

若乃物暢其性冬安其所安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趙註** 知止其所不知則無能名焉道之至也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虛故曰天府言物之所自出也注

不滿酌不竭言無所底止也不知其所由來則併其知而去之矣葆光言自晦其明也

**循本** 大廉不嗾嗾音慊口銜物也為心有所銜之義有銜其快與足者有銜其恨與少者此言不嗾

大廉者不以廉自足也

**補註** 莊子所謂物論蓋指百家眾技而言百家眾技各有其見而不能相通是非彼此殊塗百慮不可究詰譬則山林之遇風而聲則殊肢骸之具體而用各異所謂吹萬不同使其自己而非物論之能自為異同也任其自然不與分辨則物論齊矣至于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經道理議論不可少者又不可與百家眾技同論故又着此二段自六合之外至葆光以明神聖之教與諸家不同此是其宵中大有分曉

但不明說破耳

說破耳

說破耳

說破耳

肇乘

道無封言無常聖人何惡于封與常哉為其立  
于是非之畛也左有倫義分辨競爭此八德皆  
謂之畛聖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辯辯而不議則超然  
是非之表而何至于有畛哉然聖人非但不論不辯  
不議為無畛也即其有時而論而辯亦不得謂之畛  
也聖人心無分別分即謂之不分辯即謂之不辯所  
以者聖人以不見為辯衆人以相示為辯此其所以  
異耳不稱不言不見為辯衆人以相示為辯此其所以  
者至德渾成名相不立此所謂圓也若道昭言辯仁  
常廉清勇伎則圭角太露而近於方矣方即畛也噫  
世知不知之為至不知知而不知為尤至所謂不言  
之辯不道之道是也此則有即無色即空豈非注而  
不滿酌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之  
天府乎葆光即知而不知之謂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  
試問乎女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鮒然乎哉木處

則惴慄恟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

麋鹿食薦螂且疽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

獼偏但且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  
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  
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  
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

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歿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蛇獮狙一名獮狴似猿狗

頭其雄喜與雌狻為牝牡。沍凍也。澗也。

**郭註**

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也。都其所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嘗試言之者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故舉民鱣猿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鹿蛆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狻獮麋鹿鱣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矣。仁義是非樊然殺亂言。利干彼或害于此。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也。齧缺未能妙其不知。故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也。不熱不寒不驚者。神全形具。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薑。

介于宵中也。乘雲氣者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者有晝夜而無歿生也。游四海之外者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呂註**

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所以知。則道之為體可見矣。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為正。處口知芻豢為正。味目知好色為正。色正如鱣猿之所安。蛆鴉之所甘。魚鳥麋鹿之相與為偶者。如彼是各以其知為知之。正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不知之。則其所知者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殺亂。吾安能知其辯。所以四問而四不知也。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為言。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懼之哉。

**疑獨**

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也。雖然以無為是者。見無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殺亂。就從而正之。故不知其辯也。乃所以辯也。

**管見**

物之所同是諸解未明竊意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為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辯極而忿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荅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夫大通之理則近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人鳥獸之異宜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真知所謂不知者豈真不知哉

**循本**

麋鹿食薦薦稠草也漢景帝詔或池饒廣薦草莽趙充國奏今虜去其美地薦草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鸚炙子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

之奚旁

去聲

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

滑音

以

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菀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說

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

悅

生之非惑邪子惡

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

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

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夢焉覺

教

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

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

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旦暮遇之也。長梧封人名丘。孟浪向音漫瀾。無所

大了也。時夜司夜雞也。鷄大如班鳩。綠色肉甚美。滑

昏未定之謂筐。一作匡。匡牀安牀也。竊竊猶察察也。

郭註。不從事于務者。務自來。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

也。不就利。違害者。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也。不喜

求者。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也。不緣道。獨至者也。無謂

有謂。有謂無謂者。凡有稱謂。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

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凡非真性。皆塵垢

也。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

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問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

不能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

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

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

道之行。斯無異見卯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鸚鵡

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

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言之則孟浪。故試妄言

之。若正聽妄言。復為大早計。故亦妄聽之。以死生為

晝夜。旁日月之譬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是以於一方矣。故為昭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能正。各自

之。自爾也。昭然無波際之謂役。役馳驚于是非之境。委

也。愚也。茫茫然無知。而直往之。貌純者不雜者也。夫舉

萬世而參其變。眾人謂之雜矣。故後後然勞形。怵心

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茫然直往。而與變化為

一。道行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

異。然也。無物不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

是於萬歲則萬歲。一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

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死

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相背。安知其非惑也。少

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

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  
歸而惡之哉觀於麗姬先泣後悔一生之內情變若  
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况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故寤寐之間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  
願一也則何係哉方夢不知其夢則當死之時亦不  
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夫夢者夢中復占其夢則無  
以異於寤者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  
哉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  
寤也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  
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  
非常之談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  
其懸解且暮遇之者言能蛻然  
無係而玄同生死者至希也

**呂註**

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足故不喜求無  
非道故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  
有謂唯無心者足以與此瞿鵲子嘗聞夫子言之以  
為孟浪而已則以為妙道然二者皆非夫道非言默  
所載故時夜生於卵而卵非時夜鵲炙得於彈而彈  
非鵲炙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也今之聞道

者自以為為悟而不知日損以至於無為皆瞿鵲之徒  
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予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而已  
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為日月而  
與之合其明則可矣矣知宇宙之所以為宇宙而其  
機在乎手則可挾矣為其脗合此所以為妙道之行  
非特聞之而已滑昏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  
衆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茫而不散雖  
萬世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  
蘊我體備萬物萬物即吾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  
純則殤子可以壽于彭祖矣萬物盡然以是相蘊則  
秋豪可以大于太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  
不悔其向之蘄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惡乎

**碧虛**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為  
混成也至人以生為大夢超生歿為大覺衆  
人以魂交為夢形開為覺顛倒詭異惑于生死是故  
達人發此覺夢之至言以弔趣死之詭異夫死生之  
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世一遇  
大聖釋此死生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

**新傳**

旁日月者一晝夜也挾宇宙者齊遠近也衆人  
有我物於物而為物所役故曰役役聖人無我

不物物而與物為一故曰愚也

須溪

隸至下者也。和光同塵而先其至下。是以隸為尊也。隸尊則無下。無下則無辱。老子云：寵為下。

即此意。君乎牧乎。即夢為人。君夢為人。僕者謂舉世盡夢。方竊竊然有擇於此。陋矣哉。到此漸說入夢境。既入夢境更問甚是非。

筆乘

奚何不也。屬下句讀。弱喪禮記二十日弱喪。失也。旦暮遇之。言有知之者。雖萬世之遠猶如

旦夕甚言其難得也。古云千里而一聖猶比肩也。語意亦如此。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啖。聞吾誰使正之。使同

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萬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黜聞不明貌。倪分也。際也。班固

日天研曼衍無極也。竟如字極也。崔本作境。

**郭註** 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足信。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是非之辯為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呂註**

或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矣。人固受其黜闇，誰與正之？必正于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己，則

同乎若，非異乎己，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則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邪言不相待也。唯聖人知其然，故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彼是莫得出於化而已。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妄計也。我則和之，以天倪而不為之分辯。因之以曼衍觸類而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參萬歲而一成純之謂也。是自然不然之無辯者，知其同體而物物皆然也。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化聲之相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簡編脫誤在此。觀文意可知。

**疑獨**

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變也。有化者有化，化者有聲，非化則不彰。此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者之聲，非化則不彰。此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化，非化之所能知。化統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合萬化為一，則相

待之迹無由而生夫聲者常聲不待物而後聲聞者  
自因物而生聽耳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  
因聲而生識耳此其所  
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

**管見** 於聲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  
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  
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  
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也

**詳道** 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  
因以曼衍則物我不蔽于是非而各盡其性命  
之分此其所以窮年也忘年則死生為一條忘義則  
豈以爲有物邪  
特寓之而已

**副墨** 上既言必待萬世之後遇大聖乃知其解因此  
又作一重議論言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  
知也而何須待彼也邪彼即大聖也大聖却是不知  
之知不言之辯和之以天倪者也是與不是

然與不然冥然無迹雖其聲或寄之是非亦化聲耳  
此其相待與不相待同也相待即上待彼之待振收  
也言其終於無盡而已禪者曾問畢竟何  
如答曰此中亦無畢竟此即無竟之說也

罔兩問景 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  
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

然者邪吾待蛇蚶 敷 蝸 條 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  
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 許 然胡蝶也自喻

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 教 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  
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

分矣此之謂物化 罔兩景之景也崔本作罔浪無特  
栩栩喜貌遽遽有形貌崔作  
據據引大宗師云據然覺也

**郭註**

自爾兩景外之微陰也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其所以哉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蚺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及物象形故明乎衆形之自物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相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惡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何夷之得有哉自喻適志自快得意悅豫而行也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覺夢

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掉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呂註**

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蚺而行蚺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蛇蚺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為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為周也遽遽然不知有蝶也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

**口義**

又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為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

於此參究

**須溪**

夢覺齊人物齊小大齊是非齊生歿齊盡矣他  
人于此必在齊上收煞却冷轉一語翻盡從前  
話柄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不知者以為尚生分別  
知者以為人牛俱失之機也正言若反

**副墨**

此又從前相待二字生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  
形待造化今我又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  
待彼只和我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以  
夢覺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胡蝶彼為覺後之莊周以  
一人分夢覺曩為夢中之胡蝶今為覺後之莊周故  
曰必有分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  
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物化言古今夢覺  
混融為一也物化而後能不物於物

**管見總論**

首設二子問答詳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  
天籟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  
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而  
自得之夫生物糾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  
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  
神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

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衆竅比竹接  
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  
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歿無異乎萬竅怒號及乎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冷而彼  
自化風濟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  
齊齊之恢恠憭怪道通為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  
夫狙公賦芋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  
有心有為不足以化物何望于齊哉至於天地與我  
竝生萬物與我為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與  
言為二二與一為三此又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  
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  
成純所以槩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問景不  
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  
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  
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  
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  
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為物  
孰為我夫是之謂大齊

**筆乘**

均齊物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  
均小大而巳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古今一

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於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於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為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小有不同也積久而通則晝所為夜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江通有言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真於夢覺之所為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出於思慮之外則夢又靈於覺旦旦之覺其云為常有倫昔昔之夢其見聞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耳其差殊乃至此况死生為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不足道也

### 養生主第三

郭註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

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殆已

疲困之謂緣順也督中也趙註奇經八脉中脉為督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 郭註

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

絕贅猶未足以謙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必也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緣督以為經者順中以為常也苟得中而冥度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事無不可者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 呂註

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已而繼之以知卒於殆而已夫天下皆

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上不為仁義之操以近名

下不為淫僻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  
以為常是乃剝心去知而止乎不知之道也保身全  
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此

**疑獨**

夫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唯順性  
命之情而不損不加於萬物混同而無譽無毀

則刑名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者  
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者生或輕生趨義以要一時  
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夭皆所謂近名近刑  
之善惡非順性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

**管見**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或引善不積不足以  
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為證則是為而近名

刑也或引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  
則是不為而不近名刑也此其義與經異蓋世所謂  
善惡特見其迹者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畛為於  
無為豈常情所能識哉夫為善惡而近名刑不為善  
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而不近名刑者  
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  
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道之所歸也督字  
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善惡兩間之中也苟於

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為常道則虛徹靈通有無莫  
係吾與太極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  
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

紀

砉

翁

然嚮然奏刀騞

畫

然莫不中音合

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譁善哉技蓋  
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  
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隙導大窾款因其固然技  
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軼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謫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皮骨相離聲騖然聲大於春也。經首咸池樂章也。卻李云。間也。款司馬云。空也。有著骨肉也。緊猶結處也。軼軼戾大骨也。十九年以十年為率而用之。九年言其久也。劘砥石也。善刀善猶拭也。

**郭註**

自手之所觸至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也。進乎技。

者言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能見其理間也。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以目視。間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天理者不橫截也。批大卻者。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也。導大窾者。節解窾空。就導令殊也。因其固然。刀不妄加也。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技之妙也。交錯聚結為族。視為止者。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謫然已解。得其宜。則用力少也。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善刀而藏之。拭刀而致之也。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呂註**

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目視。喻聞道者。以心契而不知。知識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軼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刀若新發。硎不以傷其生之譬也。其為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游刃為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游刃。

恢有餘地不乃似其体道而游萬物之間乎雖然每  
至于族吾見其難為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  
為戒視止行遲以至善刀而  
藏則慎終如始無敗事矣

### 李士表論

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

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  
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  
之變不為不多而刃若新發刃者蓋執迹則瞬息已  
遷操本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就為可奏之刀萬物  
皆妄孰為可解之牛哉物我既忘能所斯泯故未嘗  
批而大卻自離未嘗導而大竅自釋奏刀騞然而無  
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終也善刀而  
藏之復歸于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  
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  
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  
俱遺虛而巳矣以是道而游  
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

### 楊用修

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賈人之音節合拍也

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  
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

烏

乎介也天與

余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

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

去聲

不善也

軒宋人也

### 郭註

介偏刑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

則是知其所無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  
心神內困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刑而已哉兩足共行  
日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命也故  
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  
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  
仰乎天地之間尚  
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  
服養哉夫始乎適而卒未嘗適者忘適也心神長王

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呂註**

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公文軒見而疑其非人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澤雉飲啄自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譬也不斬畜樊神王不善制乎人間而不得逍遙之譬也樊中之養雖至于神王非其所善不若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筆乘**

介獨也即見獨疑獨之獨有與則非獨矣右師之故驚問其天耶人耶言何以致此也夫天之生人自有知見而人不得以偶之比天之使也苟不知知之自知見之自見又為知見以益之則有與而屬之人矣即老子所謂子何與人皆來之眾也澤雉飲啄雖難必以樊中為非云要思以並其神耳彼知見者亦人之樊也非云人則惡能縣解之

老聃歿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秦失宋本作佚

**郭註**

秦失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不知至人無情與眾號耳故若斯可也老者如哭其子少者如哭其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遯天者也將馳騫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

來時自生也適去理當死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  
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  
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  
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以有係者為縣  
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  
要也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  
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  
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  
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  
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昌註**

言而為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為不哀無  
友也始吾以為其人意從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今見  
其老者少者愛慕而哭泣之不能安時處順所以知  
其非人也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內外  
相成此所以會之也人之所受於天其性命之情未  
始有物而為之哀樂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無適非  
天而欲遁之不免於刑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之適

夫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其未嘗有死也火  
之所託者薪而火非薪其為薪也雖窮於指而火傳  
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豈有盡  
哉火以喻生薪以喻形達此則知生之所以為生者  
未嘗有始也何  
哀樂之能入哉

**口義**

縣者心有繫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  
天亦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故曰帝之懸解

**劉槩註**

薪火之論以譬神舍于形而屢移者也古之  
至人所以載營魄而視形骸為逆旅者以此

**筆乘**

按佛典有解此者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于  
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  
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  
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  
謂終期都盡可乎此其說亦甚精矣然舍生趨生則  
猶未了之談也竊意以指計薪薪多而指有窮及火  
相傳燒不知其即時盡矣蓋躍金不出乎鑪浮漚必  
還之海以見其無歿生一也前言生之當養此言歿

生如一者。豈故相反哉。知成生之。

管見總論

達養形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為

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形愈失。故真人誨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刑名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刀若新。發矧則剗繁治劇。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為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善于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于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斂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鄣接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為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命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櫻事拂理。得失交患。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遯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成。

曰神是已。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為方外。剩法然。華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諦之懸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為薪之理者。火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籠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傳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莊子翼卷之一



